

中国四大家族

陈伯达



中国四大家族

陈伯达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中国四大家族

陈伯达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4 \frac{3}{8}$ · 字数 90,000

1946年10月第1版 1955年10月第3版

1964年4月北京第9次印刷

统一书号：3001·63 定价（六）0.40元

印数 176,001—316,000

目 录

題 記	1
一 旧中国的最后統治者	4
二 从反革命的內战和买办起家	7
一 “一双滿是血腥的手”	7
二 追逐內战的利潤	10
三 首先是軍火的大买办	14
四 以“民死”为目的	16
三 封建的、买办的、軍事的金融王朝	18
一 四大家族和四大銀行的結合	18
二 金融独占的地位和財富集中的速度	22
三 “法币”的性质是封建、买办、軍事的强制掠夺	29
四 金融的軍事独裁、封建搜括和买办事业的新 发展	31
五 搶夺人民胜利的果实	37
六 加速总崩潰的速度	38
七 层出不穷的阴谋詭計	41
四 封建的、买办的、軍事的商业独占	47
一 四大家族商业独占的开端	47
二 商业投机的領头者和商业独占的組織网	49
三 买賤卖貴的野蛮掠夺	54
四 和敌人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武装走私	63
五 劫收之后，心更狠了	65
六 美国貨的总买办	69

七	“只要有油水可捞，先捞了再说”	76
五	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工业独占	79
一	和法西斯德国合作为主的独占活动	79
二	在吞并民族工业和掠夺农民的基础上，迅速地建立了暴力的独占	82
三	独占网因“惨胜”而扩大	88
四	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工业边界”	91
五	民族工业遭受毁灭的打击	94
六	腐烂的东西不能够有生命	99
六	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农业独占	104
一	全国性的、最大的封建奴隶主	104
二	全国性的、最大的高利债主	111
三	几种掠夺农民的农业公司	115
四	农业经济的衰落和殖民地化	117
七	新闻和出版及其他的独占	119
八	四大家族的财富	123
九	四大家族的统治是中国的耻辱和灾难	128
书	后	134

題 記

本书写作的目的，是在于根据一切无可爭辯的事实，揭穿以蔣介石为首的蔣、宋、孔、陈四大家族如何窃盜我們中国这个国家为他們的私产（化公为私），如何以“国家”、“政府”等名义，无情地掠夺人民的所有（假公济私），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并为历代帝王所望尘莫及的、以吸血为生活的最大富翁。这四大家族的統治是在大地主大买办的經濟基础上形成起来的。这个統治彻头彻尾地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服务，极端尽致地对人民进行封建买办的血腥掠夺。十九年来四大家族用“官”“商”形式，在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地产、新聞、出版事业等等各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們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根据粗略計算，至少当在两百万万美元左右。但无量数的中国人民則因四大家族的掠夺，以至破家蕩产，顛沛流离，饥餓死亡，而且死无葬身之地，甚至有很多原来是中产人家也竟因此而一旦变成赤貧。凡是我們能够接触到的重要材料，已尽可能包括在本书里面。全书所分析的各問題，都可說沒有一句話沒有来历。蔣家宫廷对于新聞自由的絞杀，并不可能掩盖天下皆知的事实。历史是早已不断地嘲笑了一切独夫企图一手遮天的愚蠢的。

从本书关于事实的分析，便可以知道：第一、以蔣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所以对內战“乐此不疲”，便是因为他們是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服务而从反革命的內战起

家，他們的財富堆積，是和戰爭完全不可分開的。他們認為只有戰爭，戰爭，又戰爭，才是他們得到更便利於用各種形式以搜刮人民的机会。因此，希望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放棄反革命的內戰，實行和平，乃是一定不可能的。第二、所謂國民黨一黨專政乃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的法西斯專政；四大家族對於經濟獨占的貪欲既是無窮無盡，要造成四大家族經濟獨占的清一色，當然他們也要堅持四大家族政治獨占的清一色，而要坚持他們這種政治獨占的清一色，又就要不斷地從事反革命的內戰和恐怖。因此，希望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放棄法西斯專政，實行民主，乃是一定不可能的。第三、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的財富堆積，是和買辦活動完全不可分開的，並且他們為着自己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獨占，而同全體人民作戰，在人民中是絕端孤立的，他們只能依靠出賣中國主權，以取得外援來屠殺人民，而把中國變成外國的附屬國和殖民地。因此，希望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不當美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實行民族獨立，乃是一定不可能的。

中國人民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之間的鬥爭，乃是全民族和四大封建買辦寡頭的鬥爭，乃是生和死的鬥爭，也由本書所展開的各種事實所證明出來了。或者是四大封建買辦家族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獨占統治繼續下去，那便是中國民族的滅亡；或者是四大封建買辦家族獨占統治的瓦解和終結，而由人民的統治來代替它，那便是中國民族的更生。中間的道路是沒有，也不可能。

當然，由於蔣介石政府的愚民政策，四大家族獨占的中央社及其他新聞機關的欺騙，中國人民當中，還有不少的人是被蒙蔽着的，而在上述的和平、民主和民族獨立等問題

上，对于以蔣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統治，抱有某种幻想；即在民主陣綫里面，有一些人因为沒有去搜集材料，或者沒有可能得到搜集材料的机会，而从主观的好心善意出发，也因此存有一种或多或少的幻想。搜集材料，加以分析，提供給大家，这就是本书的責任。为着把真相說得明白，本书不能不征引相当多的数目字，但这类数目字并不是干燥无味的数目字。这类的数目字正指出来：四大家族每日都在吞噬无数中国人的生命。

过去和現在的历史事变說明了本书所說的問題，而此后发展的历史事变必将繼續加以证明。

中国人民求生的道路，正如中国共产党和毛澤东同志所指出的，是极端明确而坚定的。更大地怒吼罢！偉大的中国人民！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

一 旧中国的最后統治者

全中国人口大概的数目是四万万五千万。除了中国解放区一万万四千万人口已經由人民自己做了主人之外，有三万万一千万人口还是在四大封建买办銀行系統的統治之下，而这四大銀行系統的統治者乃是四大封建买办家族。四大銀行系統就是中央銀行、中国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国农民銀行；它們的集中組織就是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四大家族就是蔣介石的蔣家、宋子文的宋家、孔祥熙的孔家和陈果夫陈立夫的陈家；他們的“最高領袖”就是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也即国民党政府主席蔣介石。

这个四大封建买办銀行和四大封建买办家族的統治特点，是經濟的統治和政治的統治实行赤裸裸的、直接的合而为一。四大銀行系統直接支配着国民党政权，并且以国民党政权的“国家銀行”名义直接操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經濟，而四大家族的主人也不但直接統治四大銀行，并且直接集中国民党政权的軍务、党务、特务、政务、财务的大权，形成了以国民党一党专政为政治形式的、封建买办的法西斯寡头独裁制度。

近代中国所謂“官僚資本”不是別的，正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而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他們在大地主和大买办的經濟基础上，利用政治的公开强制手段，一方面加速掠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工

业^①而集中起来的金融資本。这四大銀行和四大家族便是这种官僚資本最集中的代表。这种官僚資本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金融資本，它和帝国主义国家独占的金融資本的形成过程、性质及其活动，是完全不同的。它只能是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独占的金融資本的附屬物，由外国帝国主义所扶持起来。所以，它又是买办資本。它是近代中国买办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混血儿，是大买办和大地主在经济上的联結物，而以这四大銀行和四大家族为它最集中和最后的主要結晶。

这四大銀行和四大家族是出现在毛澤东同志所分析的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这是中国人民和反人民、革命和反革命、解放和牢獄、光明和黑暗的相互間斗争最剧烈、最后要决定勝負的时代。中国民族在觉悟的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英勇地站起来，反帝反封建，为自由的生存而战斗，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这是絕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新中国已站在每个人面前。但帝国主义者、大洋行买办和封建奴隶主为着維持它們在中国的統治，企图使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永远成为它們足底下的奴隶，因此也就扶持和鍛炼出了这种以四大家族为集中代表的反革命，并建立了旧中国統治者的最后一个封建买办的朝代。这四大家族依靠外国独占金融資本的援助，极殘暴地集中了全中国的財富，威胁了全中国人民每个人的生存，成为破坏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的和最殘酷的力量，但这些都是表现了帝国主义者、大洋行买办和封建奴隶主在中国統治的垂死的最后的挣扎。这是腐烂透頂

① 这个小册子所說的“民族工业”，即是指民族资产阶级所經營的工业。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有区别。

的封建买办寡头统治，不管它还如何倒行逆施，穷凶极恶，但都是在自掘坟墓，其生命已完全不可救药，而人民必将成为独立、和平、民主的全中国的主人翁。这是历史不可抵抗的规律，因为人民的新生的、觉悟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

二 从反革命的內战和买办起家

一 “一双滿是血腥的手”

我們在这里不准备給四大家族写家譜。蔣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自称他的血統是文王的子孙，还有一个姓蔣的給他写的傳記更具体地說他就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孔祥熙也說过他是孔子的第几代孙，等等。虽則他們很想从历史上找出证据——正如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所玩弄过的——来证明他們有优秀的血統，因此应该成为中国的神話，但这些法西斯神話最多不过可以归入“笑林广記”这类的书里面，对于我們要做的科学研究，却毫无趣味可說，因为这些血統的神話和現在四大家族的现实生活絲毫沒有关系，而科学的研究却必須从现实的生活出发。

蔣介石是出身自盐商的家庭，自己又“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充經紀人”（据“蔣介石傳記”所写：他当时“周旋商場，无不中的，……經營不半載，迭获巨利……儼然富商矣”。見該书三十四頁。秦瘦鷗編，上海三民图书公司印行）。孔祥熙是出身自山西的票号商，自己原先也做过不少的生意。至于宋子文和陈果夫，也都經營过交易所，陈果夫并且是“上海交易所正当全盛时代”的蔣介石同事人物。然而那些时候他們的財富和現在比較起来，是真微小不足道，算不得什么的。他們現在的財富，已不但是民国以来一切大軍閥大官僚的財富所望尘莫及，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一切帝王也所不能够望其項背。毫无疑问的，他們这种出身

以及他們的交易所或經商的經歷，是引導他們後來走上反革命的政治道路。但是，僅僅這些，也還沒有說明為什麼他們成為現在中國這種特出的、獨占的封建買辦金融寡頭，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富翁。

有一個新聞記者這未寫過：“……‘既得利益階級’，‘搶得利益階級’，實則兩個即是一個；‘既得’原是‘搶得’的，任何一個‘既得利益階級’者，都有一雙滿是血腥的手。”^① 這個記者可能是企圖說明四大家族起家的歷史，但沒有說到四大家族的“一雙滿是血腥的手”本身的經濟基礎。

這四大家族的主人都是從軍從政的人物。但是，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家之前，他們也都還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財富。這四大家族成為真正財閥的家族，乃是在“四一二”清黨的血腥苦迭撻之後。這個血腥的苦迭撻本來是帝國主義者、大地主、大買辦、大銀行家們對於蔣介石所要求的。在抗日戰爭開始之後，一個外國人所寫的“出賣黃浦灘”對於這段歷史作了以下的回憶：

“上海的……買辦階級，因為親眼看見蔣總司令確在那裡誠意的清除共產黨，也便改變了他們的態度。……他們立刻籌了三百萬元給總司令，並答應繼續籌集。……”

“蔣氏的反共行為，大班們很樂聞。……蔣總司令居然顯出手段了。他選定南京為首都的所在地，設立了一個反共的國民政府，……因此一來，上海的金融界對於南京政府更加肯熱烈的加以贊助了。”

蔣介石代替了北洋軍閥，成了大買辦、大地主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新政治代表，而以所謂“江浙財閥”為中堅，

^① 重慶“大公报”，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

建立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买办法西斯軍事独裁的新朝代，同时又依靠于这种血腥的法西斯軍事独裁的政权，在經濟上造成了以他为中心、而和他的姻亲及有特殊关系的孔、宋、陈等相結合的四大家族独占的封建买办金融势力，逐步地、但却很快地压倒了那原来扶他起来的旧封建买办金融势力，并使那些原来所謂“江浙財閥”分解，而变成四大家族的附屬物。

經濟变成政治，政治又变成經濟。封建的买办的财产制度是因，蔣介石的法西斯軍事独裁是果；但是，果又变成了因，蔣介石法西斯軍事独裁就造成了这个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最集中的封建的买办的财产制度。以蔣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完全是直接由蔣介石軍事集团的刺刀和枪杆在保护封建买办的财产制度的反革命內战中造成起来的。就是說，是有一双滿是血腥的手的“搶得”阶级，沒有蔣介石的反革命武力，就沒有四大家族。蔣介石的反革命武力到了那里，四大家族的独占金融势力也就到了那里。所以，这是封建的、买办的、而又是軍事的金融資本，也即是現在大家所說的最集中的官僚資本。

中国銀行業本来是由官僚資本占有主要的势力，一开始就表现出其封建的和买办的性质，但到了以蔣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統治时代，这种势力，这种性质，却更加特别强烈了。这种官僚資本之封建的和买办的性质，在北洋軍閥統治时代也表現着軍事的性质，但到了以蔣家为首的四大家族統治时代，这种軍事的性质又更加特别强烈，而且是表现得最为直接。

当然，这四大家族在蔣介石的封建买办法西斯軍事独裁的統治集团中，并不一定都是直接負責軍事的职位，而且

在金融势力中的位置及其发展的先后也不一样。四大家族的統治内部有一定的分工：蔣介石是軍事統帥和金融統帥，又是行政首領；宋、孔直接掌握財權，但时常以財政寡頭的身份兼管一般行政（或行政院長，或副院長）；陳家兄弟直接掌握黨權，在金融權力方面，原来不及宋、孔，但却已利用CC系的黨棍特務組織的力量，步步打入宋、孔的財庫里面，直接分掌宋、孔兩家的財權。這四大家族不但在統治地位中有分工，而且也互相矛盾。例如：宋、孔之間對於財權的爭奪，此起彼落，彼起此落，這是眾所共知的。十年前宋子文全副新式武裝的稅警團被蔣介石所接受，並失掉了財長的位置，這也是眾所共知的。陳家現在已實際上支配了交通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交通銀行總經理屬於陳家CC系統的趙棣華，中國農民銀行的董事長現在為陳果夫），而且“做賊喊賊”，要以“打倒官僚資本”的口號，有時拉宋反孔，有時又拉孔反宋，計謀獲取更大的壓倒的財權。但是，不管這四大家族的分工和他們之間的矛盾百出，這四大家族的經濟利益，他們的命運，都是一致地和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相結合的。他們狼狽相依，都把發財的捷徑放在蔣介石的反革命軍事活動的軌道上。同時，也不管四大銀行的總裁、董事長或總經理這類位置，時而落入這家，時而落入那家，或者還以自己家系下的異姓充當經紀人，仿佛那真是什么“國家”的，但這四大銀行的支配權總是沒有脫出四大家族的掌心，當然，更是沒有脫出蔣介石這個集中表現四大家族經濟利益的軍事獨裁的掌心。

二 追逐內戰的利潤

從歷史說來，蔣家朝廷乃是中國第一個最好戰的朝代。

北洋軍閥是好战的，但比起蔣家朝廷，不过是小巫見大巫。中国人民觉悟的力量已远非昔比，这就使得这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集中的代理人——以蔣介石为首領的四大家族政治集团——要加强对人民作战，而四大家族的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封建和买办的独占性，一方面既要加强对人民作战，另方面也要加强和一切異己異派異系作战。曾經有人計算过：北洋軍閥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共有十一次內战，平均一年不到一次，時間总計为八百八十五日。但蔣家朝廷自从南京开府，直到西安事变为止，对人民作战，对一切異己作战，首尾十年，簡直沒有間断过一天。这正是蔣介石这个封建买办法西斯軍事独裁的大特点。

蔣家朝廷軍事的活動越广，越持續，軍費当然也跟着扩大。比如，蔣家朝廷的軍事費(按即內战費)所公开的数字，秘密的軍事費支出还不在于內，在一九二八年度为二万一千万，一九二九年度为二万四千五百万，一九三〇年度为三万一千二百万，一九三二年度为三万二千一百万，一九三三年度为三万七千三百万，一九三四年度的数字则为四万四千余万元^①，七年間竟增加到一倍以上。蔣家朝廷这种龐大的軍費，全部压在中国人民身上，而筹措軍費的方式是很多的。賦稅的增加是一种来源，借內債是一种来源，借外債又是一种来源。四大家族在这一切方面都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既得了內战的軍費，一方面又增加了自己的財富，而后者更成为推动四大家族不断好战的一种力量，因为他們要从內战的持續和扩大中，追求更大的財富，而他們追求財富的欲念沒有穷尽，他們对內战的兴趣也就沒有穷尽。

① 千家駒：“中国当前的財政問題”，“东方杂志”三十二卷十三号。

这里特別以內債的发行为例。蔣家朝廷建立以来的內債，主要的都是和內战相联結的。有个經濟学家于一九三三年曾就公債問題指出如下的事实：“政府发行債券的用途……計用在軍政費上的占86%，用在金融事业上的占9%，用在賑災上的占4%，勉强能視為建設事业的（疏濬海河公債和江浙絲业公債）仅占1%。”^①蔣介石当权以来发行的公債都帶了这种最强烈的一貫的軍事性。承购这种公債而取得其利的，就是財閥。大家知道：承购公債的折扣，普通是五六折，同时公債利息定为六厘至八厘不等，所以銀行购买公債实际所得的利益，約在年利三四分之間。“例如自民国十六年迄二十二年所发行的国内公債額为十一万四千一百余万元，而財政报告的实收額仅六万四千五百余万元，約等于五折七扣。二十三年发行公債三万二千万，而該年政府仅实收一万六千四百余万元，等于五折一扣”^②。可是，还本付息呢？那就需要按照債券票面十足支付了。这种高利貸实际上也即軍事的利潤，內战的利潤。蔣家朝廷的軍費既一年一年地扩大，而蔣家朝廷公債发行的速度，也远非北洋政府所可比拟：“自民国元年到二十五年，共計发行公債二十八亿八千八百余万元，其中在民国十六年以后所发行的占80%弱，約二十二亿六千八百万余元，民元到民十六年的十五年間，倒反只占20%强，約六亿二千万。”^③就是說：蔣家朝廷九年的公債等于北洋政府十五年的400%。这正是說明了蔣介石发动的綿延不絕的十年內战規模远比北洋軍閥时代的內战更大和更殘酷。这种內債的

① 千家駒：“最近两年度的中国財政”，“东方杂志”三十卷四号。

② 寿进文：“战时中国的銀行业”五十一至五十二頁。

③ 徐雪寒：“中国財政問題”，見“中国經濟問題講話”。